

司马青云 著



倚天屠魔记

倚天屠魔

司马青云 著



辽宁民族出版社

1992年·沈阳

第二十二章

千里传讯神行丐

且说李悦击退了鬼谷中的四大天君，与媚儿一路出谷。

那鬼谷中人虽跃跃欲试，但见四大天君都不是对手，只能在暗中窥视。

那媚儿自然知道厉害，一路上，小心翼翼地偎在李悦的身边，一只手儿牵着李悦的衣襟，直如一个胆胆怯怯的小姑娘，这情景叫人又惶恐又幸福，媚儿不禁又偎上了李悦的肩头。

李悦倒不在意，他知道那些怪石阴丛后面，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飞出要命的家伙。

媚儿既是一个苦命的姑娘，把性命都交会给了自己，作为一个男子汉当然不能不负责任。于是他下意识地搂紧了媚儿。

这情景气坏了埋伏在暗处的那鬼谷中的人。

只见一巨石之后忽然冒出了一个面孔，冷笑一声，恨恨道：

“小贱人！看你浪到几时！”

李悦定睛看时，却是那王大千。

李悦大怒，一掌挥去，只听轰然一声，那巨石竟破碎如粉。

眼见得一个黑色人影如纸片一般远远飞去。

那谷中之人睹此英勇，哪敢再有人造次？眼睁睁地看着

李悦和媚儿昂然出谷！”

出谷后，两人一路疾行。

这时曙光已现，放眼一片大地葱绿。

那媚儿初脱鬼谷的束缚，又见李公子英俊潇洒，虽是武功高强，却又有儒生风雅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娇滴滴的一张俏脸儿，漾出一朵红来。

她悄声说道：

“公子奔波一夜，依奴婢之意，不如趁机寻一家客栈，吃一点早点，也好将息一下。”

李悦道声好，两人于是便寻了一家客栈。

那店小二一见两个少男少女，衣着华丽，腰佩长剑，临风玉立，一派英姿飒爽，知是不寻常人物，连忙上前。

店小二道：

“二位请进！要住店要吃饭，小的这就准备。”

媚儿道：

“先开两个房间，稍后将早点送到房间里来。”

店小二道：

“小的知道了，恰好后花园里有两个现成的房间，二位请随小的来。”

李悦和媚儿到各自的房间，先是洗去了一路风尘。

不一会，那店小二将吃食送到了媚儿的房间，媚儿招呼一声，李悦便到了她的房间。

一进房间，陡然见一娇艳少女，袅袅娜娜地立在桌前，敛衽裙裾，向他施了一礼，仔细看去，却原来是媚儿。

原来，那媚儿本也是一个纯情少女，只因在鬼谷中染了些煞气，举止中多了几份轻浮，也是那毒君等人长期霸占的结果，使她们自甘堕落。直到见了李悦才恢复了少女的本性，

复苏了人的善良根本。这一变，使一个女煞似的少女变得分外妖娆，风韵十足。

李悦看得呆了，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

媚儿羞道：

“李公子，快些用饭吧，奴家给您倒酒……”

李悦脸红道：

“在下自己来，不劳姑娘……”

李悦端起杯子，急忙站起来。

媚儿执着酒壶，李悦擎着杯子，不经意两只手碰到一块，二人脸上立刻腾起一朵红云。

那李悦不由低下了头，心道：我本是救媚儿的，大丈夫做事岂能苟且，纵使媚儿如天仙一般，也不能乱了心性。想罢，危然正襟，只埋头扒饭。

那媚儿见此，叹息一声，也只好怨自己命苦，心道：自己一个残花败柳之身，能得李公子搭救已是最大幸福，能蒙不弃，一路同行，更是万幸，岂能生出非分之想！

饭毕，李悦忽然问道：

“媚儿我一直有一个问题，想请教一二。”

媚儿道：

“公子但说无妨。”

李悦道：

“你昨晚在山上用麻药麻倒在下，请问是何人出的损招？”

媚儿道：

“自然是鬼府神君的主意。”

李悦大惑不解道：

“据我所知，鬼府神君现在正在武皇那里，他如何能得悉在下行踪，命令姑娘对在下一出手？”

媚儿道：

“说来公子也许不信，神君共有两人，一真一假，这真假两人除极少人知道外，谁也弄不清楚。”

李悦惊道：

“有这等事？那么，这次命令你的人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

媚儿摇摇头道：

“这道命令是由鬼林发出的，究竟是谁发出的，连贱妾也弄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发出的，象我这一级的，只能执行命令而已。”

“鬼林？”

李悦惊道：

“鬼府神君的巢穴一共有几处？”

媚儿道：

“一共有三处，那是鬼林、鬼谷、鬼府。他老贼号称是鬼府神君，但他不一定在鬼府住。”

李悦道：

“这三处地方的人是不是平时都有来往？”

媚儿道：

“往来是有，不过并不太多，要有也是高级人物之间来往，因为神君这人作事一向神秘狡诈，有些地方，他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，有些地方却又极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就拿真假神君来说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都不清楚，他为什么要找一个替身。”

“这样说来，鬼储神君其人当真是可怕之极，一个人要是有了多重面目，那此人的心机可谓深矣。他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当你处在明里的时候，他永远在暗处窥测你，你觉得处处是陷阱，步步有杀机……”

媚儿道：

“此人看来野心不小，可能是要称霸整个武林。”

李悦道：

“这一点，我早已看出不了。”

两人谈着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两个时辰，不及休息，又匆匆上路。

俗话说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马逢知己蹄声疾。

李悦和媚儿两人虽说谈不上有什么喜事，但情同知己，说说笑笑，一路上倒也不寂寞，不知不觉已赶了不少路程。

向路人一打听，原来离少林寺所在地少室山峰，仅有二十多里路程了，两人不禁大喜。

两人继续行走，行不多远，前面有一树林，两人刚刚走了进去，忽听鼾声如雷。好象有人睡得正浓。

因为有急事在身，两人谁也不曾在意那鼾声有什么奇怪。于是，又继续前行，谁知走了一程之后，那鼾声又起，而且就在附近，隐隐响在耳边。

李悦和媚儿一听不由怔住了。

这鼾声分明透着奇怪。

那李悦艺高胆大，楞是不听邪，拉着媚儿继续行走。

但接下来的情形便有些骇人了。虽然两人在走，可是那睡觉之声也不甘落后似的，好象一边睡觉那声音还能一边走！

饶是李悦艺高胆大，也不禁有些毛骨悚然！

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旷世绝事，天下哪有人一边走路一边睡觉的道理？

李悦一把拉住媚儿的手，说道：

“姑娘且慢走，我想是有人在和我们开玩笑！”

媚儿早已吓得变了脸色，说道：

“会不会是鬼府的人追了上来？”

李悦道：

“难说。但不管是什么装神弄鬼，本公子都要试试是人的本事大，还是鬼有本事大！媚儿，你仔细听着，这鼾声在哪响起？”

媚儿听了一听，说道：

“右面！”

李悦道：

“果然在右面！”

说完，不听邪地大步朝右面走去。

哪知他步子迈向右面，鼾声忽然又在左面响起。

李悦哼了一声，展开身法，呼地朝左面掠去！

李悦的身形急如闪电，但那鼾声比闪电还快，又在右面响起。

这次李悦当真有点惊惧了，高叫一声：

“我就不信，你能比我快！”

话声没落，作势向右扑去。可是这次，李悦学鬼了，他只做了一个向右扑的动作，他似乎已经猜到自己向右去的时候，对方一定悄然向左。因而，他只向右迈了几步，便转身向左，那身法之快，当真是举世罕见。

哪知，这一次李悦又吃了大亏。

当他的足尖刚刚落地，那鼾声一响便止，忽又在右边响起。这就是说，就在李悦返身飞扑的一瞬间，对方已经换了一个地方。

李悦大骇，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样高绝的轻功。

于是，那李悦再不敢托大，高声喊道：

“老兄轻功是在下生平仅见，在下佩服的很，何不出来一

见？”

说完，那李悦猛地想起一个人来，又喊道：

“兄台莫非是神行丐戴良戴大侠？”

话声刚落，只见树丛中走出一个人来。此人满身衣服都是补丁连着补丁，看上去，年约四十岁左右，相貌堂堂，但蓬头垢面，一副叫花子打扮。果然是神行丐戴良。

据说神行丐戴良是梁山泊好汉神行太保戴宗的后代。戴宗独擅神行之法，在腿上绑两个甲马，一日能行八百里。梁山泊有什么消息要传送，都是那戴宗代劳。实际上，这是人们的传说而已，将那神行太保的轻功神化了。那是一种高绝的提纵行走术，非一般轻功能比。

戴宗死后，将这一高绝的提纵行走术传给了他的后代，到了戴良这一代，那绝技只剩下十之四五，尽管如此，在江湖上已是无人能望其项背了。

不过，令人可惜的是，戴良这人因为一生行侠仗义，却又不事生产，祖上曾传下偌大一份产业，都让他施舍光了。最后，连老婆孩子都离他而去，他本人也沦为乞丐。不过他本人倒丝毫也不在乎，整日顶着一个侠名，活的悠哉悠哉的，自得其乐。

如今，在江湖上只要一提起神行丐戴良，真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照他这份成就，也算是对得起他的先祖了。

那李悦一见神行丐，不由大喜，急忙拱手道：

“在下李悦，欲寻兄台已经多日，今日不期而会，真是万幸！”

神行丐道：

“唉，你找我找得心焦，我寻你又何尝不是？”

神行丐说着，便上来与李悦相见，两人一阵唏嘘短叹，大

有相见恨晚之意。

李悦见神行丐不时用目光瞥着媚儿，急忙引见道：

“这位是刚从鬼谷中逃出来的媚儿，倒是帮了我不少大忙。”

神行丐道：

“媚儿，你这次可是闯了大祸了！”

媚儿惊道：

“贱妾闯了什么大祸？”

神行丐道：

“别慌别慌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让我慢慢地告诉你们。”

于是三人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坐了下来。

神行下道：

“咱们把事情一件一件地来讲，李老弟，你现在是否准备到少林寺去？”

李悦道：

“小弟丐是要去。”

神行丐道：

“你现在也许正是时候，可能你去的时候，他们也许还没到。”

李悦怔道：

“他们？他们是谁？”

神行丐道：

“昆仑、华山、长白、九华山等几派掌门可能都在那里，如果稍后几日，峨嵋掌门和武当掌门可能也要到了。”

媚儿惊道：“七派掌门聚全少林，当真天下盛事，但不知崆峒掌门又如何？”

神行丐道：“这一次不知为了什么？崆峒派的人忽然洁身

自好了，任我说破了嘴儿，他们也不肯参加这一次聚会！”

李悦疑惑声道：“原来戴兄早就通知了他们？”

神行丐摇了摇头道：“那也不能算早，我十天之前才通知，好在不辱使命，八派之中虽到七派已经算不错了！”

李悦问道：“戴兄这次通知八派掌门，不知是自己主动，还是别人授意？”

神行丐怔道：“你这可是明知故问吗！”

李悦正色道：“在下真个一点也不知！”

神行丐奇道：“这就怪了，你离开武皇那里时，鬼府神君不是要你找我吗？”

李悦道：“不错，但这事戴兄怎么会知道？”

神行丐笑道：“我怎么会不知呢？你没找着我，鬼府神君倒把我找着了，他对我痛陈利害，摆了一通龙门阵极希望我出面跑一趟腿，我一口就答应，咱俩间谈之中还提到你，他顺便还告诉我，我若见到你时，别的地方已不用去，只专到少林就行了。”

李悦深深吸了口气，道：“请问戴兄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？”

神行丐道：“十天左右！”

李悦道：“那时不会是在武皇那里吧？”

神行丐摇了摇头道：“我通常都呆在什么地方，鬼府神君的心里十分清楚，只要稍稍一找就找着了！”

李悦暗想这可是怪事，鬼府神君既然知道神行丐的地方，为什么在武皇那里又不告诉我？而在其中故意经过这些转折，要我四处瞎找？

他念头一转，当下点点头道：“小弟这就去少林便是了！”

神行丐忽然压低声音道：“弟台去只管去，不过还是小心

为妙！”

李悦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戴兄此说必有深意！”

神行丐道：“难道老弟想不出来？还是没有看出来？”

李悦想了一想，确实想不出他这句话中是什么含意，摇摇头道：“兄弟愚钝，实是不知戴兄话中是什么意思，不如明示小弟为好。”

神行丐叹道：“老弟并不是想不起来，而是没有深一层去想——”

停一会才又道：“在老弟心目之中，一定认为我是鬼府神君王天送的朋友吧？”

他居然连这句话也说了出来，李悦一听，的确有一种意外感觉，但也毅然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兄弟正有这种看法！”

神行丐道：“那你就错了！”

李悦大惊道：“难道两位没有什么交往？”

神行丐道：“交往是有，不过总没有你想像中那么密切，我和他之间从认识到交往，完全是一种利害关系！”

李悦道：“戴兄对兄弟这么坦白，倒出乎兄弟意料之外！”

神行丐摇头道：“这没有什么值得意外的，在你和他之间，一个是正，一个是邪，而我们丐帮讲的就是正义，我自然不能偏向他！”

李悦道：“假若他知道了，只怕会后悔不及！”

神行丐摇摇头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这人行事也有他独特的个性，他以前曾帮过我丐帮的大忙，我这一次替他纠集各派掌门到少室峰聚会，同样也帮了他一个大忙，就算他知道了也不过微微一笑而已！”

李悦心头大震，暗想：“神行丐说话可能故意漏了点口风给我，他说他这次纠集各派掌门到少室峰聚会，是帮鬼府神

君一个大忙，这样说来，难道各派掌门少室之会，还是鬼府神君一种临时诡计不成？”

他越想越觉得事有蹊跷，心中也越发焦急起来。

李悦道：“戴兄所言，兄弟有些明白了！”

神行丐笑道：“你再不明白便是大笨牛啦！”

李悦并不以为忤，点头会意，说道：“谢谢戴兄提醒，此事兄弟自会好好应付！”

神行丐道：“但愿如此！”

媚儿乘势问道：“适间戴大侠说贱妾闯了大祸，不知是指什么所说？”

神行丐道：“这事极易明白，王天送可能一时不想谋害李老弟，你如今突然背叛，可能会促使他改变初衷！”

媚儿大惊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贱妾倒真是拖累李公子了！”

李悦泰然的道：“姑娘不必自责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就是他王某人不加害于我，在下对他也早有提防！此人残暴，早晚也是武林一害。”

媚儿道：“话虽然如此说，但事情总由贱妾引起，贱妾实觉过意不去。”

神行丐道：“现在悔也没有用，反正事情已到这一步田地，还是筹思未来之事要紧！”

媚儿愧疚道：“贱妾方寸已乱，真不知如何是好？”

李悦笑道：“鬼府神君也不是三头六臂之人，在下也曾见过，姑娘尽可放心，遇到有事，但由在下应付便是了！”

神行丐道：“大丈夫理当如此。”

李悦道：“但不知戴兄今后行止如何？”

神行丐道：“丐帮还有点事，咱得赶去办办，老弟多多保重，咱们就此别过！”

李悦拱手道：“一切多承盛情，当容后谢！”

神行丐朗声笑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

略一拱手，身形闪动，早已去了数十丈之遥。

李悦赞道：“好个神行丐，当真名不虚传！”

媚儿道：“李公子，少林我不想去了！”

李悦惊道：“这却是为何？”

媚儿叹道：“公子身负重责大任，贱妾实是不愿拖累，贱妾想觅一清静地方休养，从此不问世事！”

李悦摇头道：“姑娘为何忽出此言？”

媚儿悲声道：“世间事尽多烦恼，贱妾已感厌烦了！”

李悦见她忽然之间突发出世之言，不由大感奇怪，注视她好半晌，而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道：

“姑娘，在下已猜出你心意，你定是听了神行丐戴兄的话，以为有你随我同行，鬼府神君便会对我不利，是吗？”

媚儿垂首不语，心里似已默认了李悦之言。

李悦笑道：“姑娘不说，那便是默认了，其实姑娘有所不知，鬼府神君有称霸天下之心，便是姑娘不随在下一道，他迟早也要将在下除去，于其事后在下在毫无防备之下被其暗算，还不如现在有所提防好的多了！”

媚儿摇头道：“此人心机深沉，擅长计谋，他所料定之事，八九不离十，公子单身一人行事，还好提防，多了贱妾，那便有点缚手缚脚，与其如此，贱妾不如远离为妙，尚请公子不以贱妾为念。”

说着，泪水已流了下来。

李悦想不到她突然之间意志会变的这样坚决，一时反而为之呆着了。

媚儿说过之后，突朝李悦福了一福，泪汪汪地看了一眼，

向前行去！

李悦向前一拦，道：“姑娘这便要走？”

媚儿点了头道：“不错！”

李悦慨然道：“既是姑娘意志已决，在下也没有什么话好说，不过在下既把姑娘带出鬼谷，理应替姑娘找个安全地方才是，姑娘请随在下行一段路，咱们找个好地方去！”

媚儿尚来不及答话，忽听一人赞道：“大丈夫作风，真个不愧为两湖盟主！”

李悦心中微微一惊，说道：“阁下谬奖了！”

说话之时，只见一人走了出来。

李悦一见，不由大喜道：“周帮主，原来是你？”

原来那人正是长沙帮主周仲英，周仲英含笑而出，道：“盟主，我找得你好苦！”

李悦道：“莫非周帮主有何见教？”

周仲英道：“见教二字愧不敢当，老朽有一件天大的机密要告诉盟主！”

李悦动容的道：“但不知是什么大事？”

周仲英瞥一眼媚儿，面有难色。

李悦会意，忙替两人引见，最后说道：“这位媚儿姑娘原是鬼府神君手下，只因看不惯鬼府神君作为，如今已弃暗投明，帮主有什么话但说无妨！”

周仲英道：“盟主为人义薄苍天，老朽相信这事说出来也没多大关系，老朽要说之事，正与鬼府神君有关！”

第二十三章

明暗真假虚实多

少室山峰峦起伏，远远望去，像一个巨人似的傲视着苍空，气派又是雄伟又是肃穆。

在平常，到少林寺朝山拜佛的人很多，但是最近几天，信徒都稀少了，似见不远处有人走动，这些朝山之人，也不是过往路人，不知为什么在那里搜来搜去？

李悦心中甚是起疑，不过因为那些人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于是迳自向山上走去。

没有走出多远，但见两名僧人迎了上来。

居左僧人道：“敢问施主何来？”

李悦道：“在下欲拜见贵派掌门！”

那僧人道：“施主是那派高弟？”

李悦道：“在下不属任何派别！”

那僧人摇摇头道：“请恕敝派无法接待！”

李悦一听，不由得气又来了，难道武当之事又要重演了吗？

李悦想了一想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实有急事面见无本大师，望你行个方便代为通报！”

那僧人道：“敝派掌门已在议事，闲常之人一律不见，施主改日再来吧！”

李悦道：“既是贵派掌门有事难得见客，在下请见无心，不知是否可以？”

那僧人怔道：“施主愿见无心叔？”

李悦点了头道：“正是！”

那僧人道：“施主的大名是……”

李悦道：“在下姓李名悦！”

那两名僧人一听，不禁耸然劲容。

左边僧人立刻合什道：“原来是李盟主驾临，请恕贫僧不知之罪，敝派掌门已候驾多时，李盟主请！”

说罢，作了一个让客的手式。

李悦拱手道：“告罪，告罪！”

说着，举步向山上行去！

那两名僧人之中空出一人，另外一人在前面带路，对于李悦恭迎之态度，并不下一派掌门之尊。

李悦原以为此次来少林，会象武当一样，闹出一点误会，哪知事情竟这么顺利，这倒有点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走不多远，又有两名僧人道旁站着，大概走了相同的距离，道旁又站了两名僧人，这情形一直延续到大殿之外，少林戒备之严，由此可见。

大殿外面两边各站了八名僧人，带路的僧人把李悦带到大殿门外，高声报道：“两湖盟主李大侠到！”

那僧人报出之后，刹时从大殿转出一人，那僧人年约四旬，生的肥头大耳，天生一副笑弥陀样子，那中年僧人来到李悦面前，合什道：“贫僧无尘，奉师兄法谕，在此迎候李大侠大驾！”

李悦听那僧人自称法号名无尘，不由对他多看了两眼，暗想这无心年龄看上去起码比无尘要年轻二十岁以上，但他在江湖上的名头可要比无心大的多了。

原来无尘大师在十二岁进入少林，当时就有神童之誉，举